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问系列

金瓶梅百问

张圣洁 主编

宁宗一 / 付善明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问系列

金瓶梅百问

张圣洁 主编

宁宗一／付善明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瓶梅百问/宁宗一, 付善明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039 - 5101 - 5

I. ①金… II. ①宁… ②付… III. ①金瓶梅—文学
研究—问题解答 IV. ①I207. 419 -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7243 号

金瓶梅百问

著 者 宁宗一 付善明
策 划 北京阔海群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张勍倩
装帧设计 朱倩倩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101 - 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问系列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韩敬远

副主任 张圣洁 于振富 王家林

委 员 于阔海 徐 成 于才琴

闫利军 高天阳 张立群

主 编 张圣洁

副主编 闫利军

总序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学，有着灿烂辉煌的历史成就，且历千年而血脉不断，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蔚为奇观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准确地说：“中国是特别东方的。”在我们看来，黑格尔的精辟见解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一些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都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最初的辉煌篇章，为人类文明和进步开辟了道路。但在历史曲折的演变中，这些伟大的古代文化或是消亡、沉沦，或是曾经断裂，唯有长期相对独立发展的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不断，与西方文化相比，具有特别鲜明的东方色彩。中国古典小说也是“特别东方的”，这是我们阅读、探索、领悟中国小说的艺术传统应当特别注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融合着这种文化的小说美学，就是在一方与西方迥异的土壤中培植起来的。比如，我们今天阅读的五部经典小说名著都是章回体，许多西方的美学范畴、美学概念就未必适用于中国的小说艺术的这种形式。而事实上，明清章回小说正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成果和标志之一。正是这些伟大作品才是伟大的中华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我想，这是我们今天阅读、赏析五部古代小说经典必须把握的关键点。

章回小说是明清时代长篇小说的一种独立文体。长篇小说的回目的确立和发展，是中国古代小说家的智慧，同时也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形式和文体日趋成熟的一个标志。

从14世纪到16世纪在中国诞生了“四大奇书”，到清前期出现旷世杰作《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无疑是世界小说史上的奇迹。无论是把它们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纵坐标或是世界格局同类文体的横坐标去认识和观照，它们都不失为一种辉煌的典范，都堪称是世界小说史上的精品。“三国”“水浒”“西游”通常被说成是世代累积型建构的巨制伟作，而“金瓶”“儒林”和“红楼”则完全是个人的独创。这里我们试着从小说类型分别谈谈它们的伟大贡献和艺术魅力之

所在。

元末明初，横空出世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尽管这两部长篇巨著的气韵风貌和美学意蕴迥不相同，然而却都是共同生根在中华土地上，并吸取了中国文化的深厚营养而成长起来的两株参天大树。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典范性的历史小说，其描写的重点是封建社会内部各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在小说中，一切可能出现的斗争方式——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公开的、隐蔽的，合法的、非法的——都出现了，而且所有这些斗争，都是在漫长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所积累起来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我们说，它不是历史书，而是历史小说，因为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已不限于三国一个时代，而是概括和熔铸了长期封建社会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争夺统治权的历史内容，因此，作品中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也与历史上的人物有所区别。由于《三国演义》的政治思想倾向是“拥刘反曹”，所以它把刘备集团和曹操集团作为主要对立面，并把蜀汉当做全书矛盾的主线，把诸葛亮和刘、关、张当做小说的中心人物。作为天才的小说家，罗贯中正是紧紧把握住曹、刘两个集团这条矛盾主线，从而刻画了政治、军事冲突中的群像（小说中写了五百多个人物）。

总之，《三国演义》除了给人以阅读的愉悦和历史的启迪以外，它更是给有志于王天下者听的英雄史诗。它弘扬的是：民心为立国之本，人才为兴邦之本，战略为成功之本。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在雄浑悲壮的格调中弥漫与渗透着的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悟和富有力度的反思。

看《水浒传》，我们会感到一种粗犷刚劲的艺术气氛扑面而来，有如深山大泽吹来的一股雄风，使人顿生凛然荡胸之感。据我所知，在世界小说史上还罕有这样倾向鲜明、规模巨大的描写民众抗暴斗争的百万雄文。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勇敢地把草泽英雄推上了舞台，机智地写出“逼上梁山”和“乱由上作”的过程，在广阔的领域内反映了宋元之际的社会生活。施氏以“一百单八将”为重心，以梁山泊英雄起义的发生、发展、高潮直至衰落和失败为轴心，揭示了现实政治的黑暗，反映了群众性抗暴斗争的正义性和广大群众的社会理想，同时也写出了古代人民的抗暴斗争的历史局限和悲剧的必然。

“水浒”与“三国”那种史诗化的写作相反，更不像“三国”那样依托于史书，

以历史发展为线索，有条有理地顺序写下来，而是走的一条“景观化”的道路，即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景观（景点）。这些个人的故事，一经串联就是一部“史”了。“水浒”着眼于平民，着眼于民间，着眼于中下层，着眼于受苦人、不平者和各色游民，通过景观化，把起义英雄一个一个、一股一股、一组一组地写出来，突出地表现他们如何从四面八方百川入海式地汇集到梁山泊，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攻城夺府，同宋王朝对抗。小说正是通过展示这轴规模宏大、惊心动魄的民众抗暴斗争的历史画卷，倾向鲜明地歌颂和表现了可以陈列满满一个画廊的群众英雄的典型形象，他们的神韵，都在这景观化的景点上得到充分展示，而又对草莽英雄的起义道路作了充分的展示和卓越的体现。写至此，深感鲁迅先生对小说功能所作界定之准确。他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一文中说，小说乃“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见《三闲集》）。信哉斯言！无论“三国”还是“水浒”，都可以说是“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它们包容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文化精神太丰富了。

谈到《西游记》，它的演化过程和“三国”、“水浒”颇有相似之处。一是，作为《西游记》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是由历史的真人真事发展演衍而来的；二是，取经故事的神奇化是在它流入民间以后，愈传愈奇，以至离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愈来愈远；三是，形诸文字刊印于南宋时期的第一本小说形态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出现，标志着玄奘天竺取经由历史故事向佛教神魔故事过渡的完成，标志着“西游”故事的主角开始由唐僧转化为猴行者，标志着某些离奇情节有了初步轮廓，因此，它在《西游记》成书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

历史赋予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以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他虽然以其卓越的艺术创造才能，使原来的“西游”故事顿改旧观，面目一新，但他不能不受传统故事基本框架的限制。《西游记》全书一百回，主要篇幅还是写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扫除障碍、取回真经而终成正果的故事。吴氏的创作智慧和真正的创造性，一是体现在《西游记》的情节提炼和故事剪裁的全过程中，他巧妙地把取经故事演变成孙悟空“一生”的故事。如果没有孙悟空，就没有了吴氏的《西游记》这部小说。二是吴氏把人生体验与艺术思维放置在具体描写上，使宗教丧失了庄严的神圣性。它写了神与魔之争，但又绝不严格按照正与邪、善与恶、顺与逆划分阵营；它揶揄了神，也嘲笑了魔；它有时把爱心投向魔，又不时把憎恶抛掷给神，并未把挚爱偏于佛、道任何一方。在吴氏犀利的笔

锋下，宗教的神、道、佛从神圣的祭坛上被拉了下来，显现了它的原形！“大闹天宫”可以作为象征，它提纲挈领地为整部小说定下了基调。创作《西游记》是吴氏的一次精神漫游。想必在经历了一切心灵磨难之后，他看清了世人的真相，了解了生活的真谛，他更加成熟了！

看《西游记》，我们会发现小说处处是笑声和幽默。《西游记》不是一部金瓶怒目式作品。讽刺和幽默这两个特点，其实在小说一开始就显示出来了，它们统一于吴承恩对生活的热爱，对人间欢乐的追求。

现在我们暂时把上述几部世代累积型的带有“集体创作”流程的大书先撂下来，来看看以个人之力最先完成的长篇小说巨制《金瓶梅》。

在中国小说史上，兰陵笑笑生和吴敬梓、曹雪芹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巨擘和领军人物。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时代和创作领域作出了不可企及的贡献。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他们是无可置疑的三位小说权威。作为一位独立的创作个体，明代小说界无人可与兰陵笑笑生匹敌，《金瓶梅》在“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语）！

《金瓶梅》追求生活的原汁原味的形态，趋于像生活本身那样开阔和绚丽多彩，更加切近现实，再不是按照人物类型化的配方去演绎形象；在性格塑造上打破了单一色彩，丰富了多色素。它以一个带有浓厚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中后期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不可救药。作者勇于引进“丑”，把生活中的否定性或曰反面人物作为主人公，直接把丑恶的事物细细剖析来给人看，展示出冷峻的真实。

我们有必要明确地指出，《金瓶梅》可不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奇闻，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缩影。书中虽有达官贵人的面影，但更多的是“边缘人物”卑琐又卑微的生活和心态。在小说中，即使是小人物，我们也能看到其真切的生存状态。《金瓶梅》作者的高明，还在于他选取的题材决定他无须刻意去写出几个悲剧人物（书中当然不乏有悲剧性色彩的人物），但书中处处都有一股悲剧性潜流。因为我们从中已清晰地觉察到了一个人、一个人又一个人以不同形式走向死亡，而这一连串人物毁灭的总和就预告了也象征了这个社会的必然毁灭。

《金瓶梅》并不是一部给我们温暖的小说，作者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使阴暗的色调一直遮蔽和浸染全书。《金瓶梅》一经进入主题，第一个镜头就是谋杀！

武大郎被害，西门庆逍遥法外，一直到李瓶儿之死，西门庆暴卒，这种灰暗色调几乎无处不在。在那血肉模糊的“另类”的“杀戮”中，那因利欲、肉欲而抽搐的嘴脸以及以命相搏的决绝，真让人感到黑暗无边，而作者的情怀却是沉静、冷峻、苦涩而又苍老。

《金瓶梅》是一部留下了缺憾的伟大的小说文本。它的缺憾可不是有人说的那近两万字的性描写，而是作者在探索新的小说样式、独立文体和寻找小说文体秘密时，掺进了那暗度陈仓的一己之私，加入了自以为得意却算不上高明的那些个人又超越不了的功利性、文学的商业性。

我曾直言，《金瓶梅》和《红楼梦》相加，构成了我们的小说史的一半。这是因为《红楼梦》的伟大存在离不开与《金瓶梅》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同样，《金瓶梅》也因为它的别树一帜又不同凡响，和传统小说的色泽太不一样，使它的伟大存在也离不开与《红楼梦》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且不说毛泽东就曾说过：《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如果从神韵和风致来看，《红楼梦》充满着诗性精神，那么《金瓶梅》就是世俗化的典型；如果说《红楼梦》是青春的挽歌，那么《金瓶梅》则是成人在步入晚景时对人生况味的反复咀嚼。一个是通体回旋着青春的天籁，一个则是充满着沧桑感；一个是人生的永恒的遗憾，一个则是感伤后的孤愤。从小说的品位来说，《红楼梦》是诗小说、小说诗，《金瓶梅》则是地道的生活化的散文。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曹雪芹创制的“红楼梦艺术世界”了。

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没有像《红楼梦》这样能够细致深微然而又是气魄阔大地从整个社会的结构上反映生活的复杂性和广阔性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楼梦》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面貌的缩影，也是当时社会整个精神文化（尤其是贵族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文化）的缩影。难怪“红学”研究专家蒋和森生前感喟：《红楼梦》里凝聚着一部二十四史！是的，《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相当完整的人间世界，一个绝妙的艺术天地！

作者把主要笔力用之于写一部社会历史悲剧和一部爱情悲剧。这幕悲剧的中心舞台就设置在贾府尤其是大观园中。而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慧绝一时的人物及其命运，尤其是他们爱情婚姻的纠葛，以及围绕这些纠葛出现的一系列各种层次的人物面貌及其际遇，则始终居于这个悲剧舞台

的中心。其中令读者最为动容的是宝黛的爱情悲剧，因为他们不仅在恋爱上是叛逆者，而且他们的恋爱还是一对叛逆者的恋爱。这就决定了宝玉和黛玉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所不能容许的爱情悲剧；上流社会以及贵族家庭所不能容许的叛逆者的悲剧。作者正是把这双重悲剧融合在一起着笔，才使得《红楼梦》的人生意味更为深广。

《红楼梦》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使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结合起来，并赋予家庭矛盾以深刻的社会矛盾的内容。既然如此，小说的视野一旦投向了全社会，那么，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世风的浇漓、人心的衰萎便不可避免地会在作品中得到反映。书中所着力描写的荣国府，就像一面透视镜似的凝聚着当时社会的缩影。这个封建大家族，也正像它所寄生的那个将由盛转衰的清王朝一样，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烜赫的豪华场面，但那“忽喇喇如大厦倾”的趋势，却已从各方面掩饰不住地暴露出来，而这一切也正符合全书的以盛写衰的创作构思的特点。

《红楼梦》一经出现，就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手法，从而把章回体这种长篇小说文体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曹雪芹的创作特色是自觉偏重于对美的发现和表现，他愿意更诗意地看待生活，这就开始形成他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而就小说的主调来说，《红楼梦》既是一支绚丽的燃烧着理想的青春浪漫曲，又是充满悲凉慷慨之音的挽诗。小说执著于对美的人性和人情的追求，特别是对那些不含杂质的少女的人性美感所焕发的诗意的追求。比如能够进入“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的将近六十人，这些进入薄命司册籍的妇女，都是具有鲜明个性的美的形象。作者正是以如椽之笔，将这样一大批红粉丽人，一个一个地推到读者的眼前，让她们在大观园那座人生大舞台上尽兴地表演了一番，然后又一个一个地给予她们以合乎逻辑的归宿，这就为我们描绘出了令人动容的悲剧美和美的悲剧。

我们还清晰地看到，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美学风格，发展到《红楼梦》，已经呈现为鲜明的个性、内在的意蕴与外部的环境，相互融合渗透为同一色调的艺术境界。我们把《红楼梦》称为诗小说或小说诗，或曰诗人的小说，它是当之无愧的。

总起来说，以上五部经典小说都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文化反思之作。事实是，“三国”是通过展示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斗争，并熔铸了历代统治集团

的统治经验，思考以何种国家意识形态治国的问题，其关注政治文化思维的反思是明显的。“水浒”突出体现了民间心理中侠的精神以及对侠的崇拜；然而从深隐层次来观照，“逼上梁山”、“乱由上作”的民众抗暴斗争的思维模式则是“水浒”进行反思的重心。至于《金瓶梅》则完全是另一道风景线，兰陵笑笑生在生活的正面和反面、阳光和阴影之间骄傲地宣称：我选择反面与阴影！这是他心灵自由的直接产物和表征，所以他才有勇气面对权势、金钱与情欲诸多问题并进行一次深刻的人生反思。吴承恩则是把自己的《西游记》创作智慧投入到一个大的人生命题上来：人，只有历经磨难，才能成长和成熟，走上人生之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阅读人生。这种把人生历练作为主旨，把生命经验作为故事的延伸点，其反思力度同样很强。而《红楼梦》写的虽是家庭琐屑、儿女痴情，然而它的撼人心之处，其力度之大，却绝非拔山盖世之雄所能及者；它的反思常常把我们带入一种深沉的人生思考之中。

在结束这篇略显冗长的序言时，我不仅重温了鲁迅先生对小说文体的认知，同时还想到了世界上很多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对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看法：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昆德拉曾反复引用奥地利作家布罗赫的话：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劳伦斯说，小说是各种文体的“最高典范”。莫里亚克则认为，长篇小说乃是“艺术之首”。

这些言论陡然引发了我对两位文化老人说过的话的回忆。这两位老人，一是北京大学已故教授金克木先生，一位是百岁老人仍健在的杨绛先生。不知什么机缘，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不约而同地发表了这样的颇有意味的话：

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以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以外，其他都是真的。

这样的话显然有调侃的味道，而且是有意把他们对历史和文学的看法往“极致”方面去述说，然而，我想说，他们有意强调的肯定是小说本质上的真实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起码两位前辈说出了“深刻的片面”的话。

现在我们有必要把上述众多名家的话和金、杨二位的话联系起来思考。我

想它们的意义是很重大的。是的，史诗性的小说就是大师们叙写的民族的心灵史，因为真正的优秀的小说震撼的恰恰是我们的心灵世界。而经典文本就是大师们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嘱。为了让我们活得深刻一些，我们只有多读、重读、深读经典小说文本。

以上这篇总序是应圣洁君之请而写的。白维国和张圣洁二君1964年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时，我正在该系任教，但没给他们上过课。他们尊我为老师，我愧不敢当，实际上我更愿意把他们看成小师弟和朋友。他们有志做一些普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于是，经维国提议，由圣洁牵头，北京阔海群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操持起了这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问系列”。我很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因此拉拉杂杂写了如上的一篇文章，但愿没给他们帮倒忙。

宁宗一

写于南开西南村寓所

2010年7月10日

前言

朋友，当您第一次听到《金瓶梅》这一明代长篇小说的名字时，您或许和许多读者具有同样的想法——这是一部淫书。当您更多地了解了《金瓶梅》的相关知识时，您自然会产生很多疑问：《金瓶梅》是一部淫书吗？《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水浒传》中的一段故事怎么会演绎出这样一部大书？在《水浒传》中被武松打死的西门庆，为什么在《金瓶梅》中能够躲过这一劫？《金瓶梅》的书名有什么含义？这部书主要讲的是什么故事？故事中人物的结局如何？……有些问题，会随着您对《金瓶梅》文本的阅读而解决；可是另一些问题，却很难找到满意的答案。《金瓶梅》产生在晚明社会，自从它一问世就引起了一些文人的关注。对于《金瓶梅》的评价，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明代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评价《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袁中道评论《金瓶梅》：“琐碎中有无限烟波。”著名画家董其昌说：“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当然，有些文人认为《金瓶梅》是淫书，即使对它评价很高者如袁中道、董其昌等也不例外。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起首即说：“《金瓶梅》，秽书也。”明代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认为《金瓶梅》“大抵市淫之极秽者”。它在清代也屡次遭到上层统治者和地方官员的禁毁。直至今日，《金瓶梅》仍不能摆脱“淫书”的称谓。对于《金瓶梅》的作者，也有诸多猜测：有人认为是“嘉靖间大名士”，有人认为是“绍兴老儒”，万历丁巳本《金瓶梅词话》作者题为“兰陵笑笑生”，也有人认为是“明季浮浪文人之作”。有些文人、学者从以上说法推测作者是王世贞、李卓吾、薛应旂、赵南星……作者人选迄今已有六七十人之多。《金瓶梅》的成书、是否说唱文学等诸多问题也引发了争论。

我们初次接触《金瓶梅》时，也是如大多数读者一样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在阅读《金瓶梅》时，有时会专挑相关的性爱描写去看。但是一遍，两遍，三遍……读得多了，也就不会再把精力投入到这区区不到两万字的性爱描写上去了，因为

《金瓶梅》的伟大之处并不在此。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谈到了几种类型的读者：“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我们也希望读者能以怜悯心、畏惧心去阅读《金瓶梅》，从而了解它所叙述故事的内容并领略它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但《金瓶梅》是晚明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反映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对当时的黑暗和腐朽作了描述和批判，读者朋友们在学习、工作之余，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反复阅读《金瓶梅》。我们这本小书，就是从文本出发，把读《金瓶梅》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分成一百个题目，逐个解说。其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字数从八九百字到两千字不等，使您在休闲之余，了解《金瓶梅》全书的内容和“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

下面，我们概括地介绍一下《金瓶梅》。

《金瓶梅》是通过对西门庆家庭的描写而折射出当时的整个社会。小说的男主角西门庆，在故事开始时就父母双亡，也没有兄弟。他原是一个破落户财主，在清河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是个浮浪子弟，后来发迹有钱，专门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所以人们都怕他。他在帘下巧遇潘金莲，并经茶坊王婆的设计与金莲私通。为了做长久夫妻，他在王婆的主谋下用砒霜害死了金莲的丈夫武大郎，并娶金莲回家做了第五房小妾。西门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把女儿许给了八十万禁军杨提督亲家陈洪的儿子。被派往东京干事的武松回到清河后，西门庆侥幸躲过了武松复仇的烈焰，李外传却成了他的替死鬼。西门庆又贿赂清河知县和上下官吏，从而把武松垫发充军。其后西门庆私通结拜弟兄花子虚的妻子李瓶儿，气死花子虚，唆使地痞殴打李瓶儿招赘的后夫蒋竹山，从而将李瓶儿娶入家门。此时西门庆有一妻五妾，在妓院还包占着李桂姐。为给盐商王四峰说情等事，西门庆结识了太师蔡京，并多次送他金银礼物，因此被蔡太师由一介乡民提升为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在蔡太师管家翟谦的提携下，西门庆结识了状元蔡蕴、进士安忱，以及山东巡按御史宋乔年，从而在政治上添加了保护伞。西门庆与上述官员进行官商勾结，以官养商，在生意上获得了巨大利润。随着西门庆的生子加官，帮闲、妓女等更加趋附，招宣府王三官也在中诈之后拜西门庆为义父；西门庆为寻求政治庇护，在为蔡太师庆寿诞时拜他为义父。不久，在翟谦的维持和蔡太师的提携下，西门庆被提升为掌刑正千户。西门庆在政治上、商业上蒸蒸日上，在色欲追求上也是与日俱增：

除一妻数妾和院中李桂姐外，又包占了妓女郑爱月，奸占伙计韩道国的妻子王六儿、賁四的妻子賁四嫂、来爵妻惠元，私通招宣府林太太，变童有书童、王经等。一己精力不够，就借助于淫器和胡僧药。一日，因潘金莲给他服用胡僧药过多，纵欲得病，不治身亡。伴随着西门庆的一命归西，西门庆众妾“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只有吴月娘这个正头香主还在守着西门家业。

《金瓶梅》的书名中，“金”是潘金莲，“瓶”是李瓶儿，“梅”是庞春梅。潘金莲是清河县南门外潘裁的女儿。她七岁时，父亲潘裁去世，母亲度日不过，将她卖到王招宣府习学弹唱；王招宣死后，潘姥姥又将她转卖与张大户为使女。十八岁时，金莲长成一位“脸衬桃花，眉弯新月”的美女，被张大户借机收用。因为主家婆不容，张大户将金莲赠与在其家租房子居住、卖炊饼的“三寸丁，谷（按，应为‘穀’字）树皮”武大为妻，其后张大户仍与金莲私通。在张大户因纵欲患阴寒病死后，武大夫妇被赶出张大户家，后来典了县门前的房子居住。武大和兄弟武松相遇后，将武松领回家，潘金莲一见生情，并寻找机会对他挑逗。武松不为所动，还厉声斥责金莲。武松离开清河到东京干事，一日，金莲因挑帘巧遇西门庆，在茶坊王婆的牵头下，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后嫁入西门府做了第五房小妾。西门庆将吴月娘的丫鬟春梅拨给金莲使用，从此金莲、春梅主仆二人联手霸栏汉子，并唆使西门庆怒打孙雪娥。李瓶儿原是大名府梁中书的妾，李逵杀了梁中书全家老小后，梁中书夫妇各自逃生，李瓶儿也和养娘逃到东京投亲。花太监因侄子花子虚没有妻室，就使媒人说亲，娶为正室。花子虚夫妇随花太监去广南上任，李瓶儿长期被花太监霸占；回清河后不久，花太监去世。李瓶儿和西门庆“隔墙密约”，中经曲折，终于嫁入西门府做了西门庆第六房小妾。潘金莲在西门府的妻妾大杂院内，为了固宠，与孟玉楼等联手将来旺儿垫发递解回原籍徐州，在孙雪娥和宋惠莲中间架桥拨火，致使惠莲自缢身亡。李瓶儿生子官哥后，潘金莲将矛头对准了瓶儿母子，先是心怀嫉妒惊吓官哥，继之训“雪狮子”猫将其抓伤，最终导致官哥夭折；死了爱子的李瓶儿，伤心欲绝，身体虚弱，又加上潘金莲的指桑骂槐，血崩症复发，最终不治身亡。潘金莲使尽浑身解数，想让西门庆专宠于己，可是西门庆是追求性自由的人，其身心都难以被拴束。西门庆纵欲身亡后，潘金莲不久就被王婆卖出，死于武松刀下。因陈经济和潘金莲、庞春梅私通事发，春梅被卖到周守备府。幸运的是，春梅很快怀孕，并生子金哥；在

守备夫人病死后，春梅被扶正。春梅与被张胜找回守备府的陈经济私通，陈经济被张胜杀害后，春梅又与家仆周义私通，最终患骨蒸劳症死于周义身上。

西门庆的其他几位妻妾中，吴月娘是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西门庆先头陈氏娘子死后，被娶入西门宅做继室。吴月娘秉性愚笨：引女婿陈经济入室，致使经济和金莲等妾婢私通；不善理财，财务管理先后交与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等；不善治家，看着众妾争吵而无可奈何，她房里的丫头与小厮私通，仆妇在她面前也敢于犯上。不过，吴月娘是西门庆众妻妾中唯一守妇道的女人；西门庆死后，也是她一个人支撑着将倾的大厦十几年。因金兵入侵，孝哥被普静禅师化去，吴月娘回家后将玳安改名西门安承受家业，自己得以终老。李娇儿原是丽春院妓女，是李桂姐的姑姑，因被西门庆看上而娶到家做了第二房小妾。对于色欲之事，李娇儿并不看重，反而因为潘金莲骂李桂姐“淫妇”而与她结仇。故事开始时，李娇儿掌握着全家日常的银钱出入，后来因为她房里的丫头偷金子而将财务权交给孟玉楼。在西门庆死、吴月娘生产之际，李娇儿趁忙乱偷了上房五锭银子，最终归丽春院，再嫁新升副提刑官的张二官。孟玉楼是南门外贩布的杨宗锡的妻子，宗锡死在外面，玉楼就带着前夫赚下的家当嫁给西门庆做了第三房小妾。嫁入西门宅后才知道，她被媒婆薛嫂儿和西门庆骗了，但为时已晚，只好安分守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孟玉楼与潘金莲结为联盟，而且常用激将法使金莲出头。西门庆死后，孟玉楼又嫁给衙内李拱璧，最终与李拱璧回枣强县终老天年。孙雪娥是先头陈氏娘子陪床的丫头，因为有姿色而被西门庆收为第四房妾。孙雪娥的时运不济，虽然名分上是妾，实际上全家仍称呼她“雪姑娘”，地位较诸妾低一等。她也成了潘金莲试身手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因此两次被西门庆拳打脚踢。后来因私通家人来旺儿而被西门庆拘了头面衣服，只让她伴着家人媳妇上灶，不许她见人。西门庆死后，她想和又回到清河县做银匠生意的来旺儿私奔，过夫妻生活，结果被告发官卖，到守备府做了厨娘。后来因庞春梅要找回旧情人陈经济，不能容孙雪娥在守备府，而把她卖到临清大码头做了私娼。其后因为情夫张胜被打死，孙雪娥畏罪自缢身死。

西门府盛时，小厮有琴童、棋童、书童、画童以及玳安、平安、来安、钱安等；丫鬟有春梅、迎春、玉箫、兰香和小玉、绣春、小鸾、秋菊、夏花儿等；家人有来旺儿、来保、来昭、来爵、来兴等；伙计有傅自新、韩道国、贲地传、崔本等。书童在李瓶儿死后，就因为庞春梅发现了他和玉箫的奸情而乘船逃回苏州老家。

来旺儿被西门庆垫发递解回原籍徐州。西门庆死后，春梅被卖入守备府，迎春、玉箫被翟管家要去，元宵送给了陈经济。平安小厮偷了当铺饰物被抓。势败奴欺主，先是韩道国拐带一千两货银和妻子王六儿逃到东京太师府；继之是来保骗取西门府八百两银子布货，并常调戏、恐吓吴月娘，其妻惠祥也指桑骂槐，月娘不堪其扰，让他们搬离家门。西门府小厮、丫鬟、家人树倒猢猻散。最后追随吴月娘逃难的只有玳安、小玉二人。

西门庆会茶饮酒结识的十兄弟，除他本人和花子虚外都是帮嫖贴食的帮闲。应伯爵和谢希大两位帮闲技能较高，傍定了西门庆；祝日念和孙天化则先后为张二官和王三官帮闲；吴典恩先是做西门庆的伙计，后来因替西门庆送蔡太师生辰礼物而被携带做了驿丞；云离守后来袭清河右卫指挥同知，后升为参将，在济南灵璧寨驻守；常时节帮闲技能稍差，因为讨好应伯爵，而在他的帮助下向西门庆借到一些银子，从而得以典房子、开店铺；最不具备帮闲技能的是白来创，只好到富贵子弟家中吃白食，遭人眼色。与西门庆最厚密的，是应伯爵、谢希大二人，按照玳安的说法是“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儿，那遭少了他两个？爹三钱，他也是三钱；爹二星，他也是二星”。可是在西门庆死后不久，应伯爵就投到张二官门下，“无日不在他那边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与他”，好似与西门庆为夙仇一般。

《金瓶梅》人物世界中的儒士，也不同于传统小说中的谦谦君子。蔡蘊被擢为状元，立即投在蔡京门下，做了他的假子。后来即使被言官论劾，也因有靠山而仕途顺利。安忱因言官论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是元祐党人子孙，所以没有被取为状元。安进士高中后被授职工部观政，和蔡蘊同船回家省亲时一起到西门庆家打秋风，并很快和管砖厂的黄主事等官吏同流合污。而“耿耿在廊庙，历历在士论”的御史曾孝序，却因参劾夏延龄和西门庆两位提刑官，并对蔡太师奏章的“七件事”有所议论，而被窜于岭表，家人入狱。累科不第如温必古之流，却“把文章道学，一并送还了孔夫子”，偷拿家主西门庆的书信给夏提刑看，并变淫西门府小厮画童从而被西门庆扫地出门。

常在西门府走动的几个妓女，如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人，也是各有特点：吴银儿的温厚善良，李桂姐的狠毒，郑爱月的奸险，在书中都有出色的描写。《金瓶梅》中活跃的媒婆们，也形成书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王婆的贪婪、狠毒，薛嫂儿的长袖善舞、贪图小利，冯妈妈的见利忘义，文嫂的精明干练，也都是合